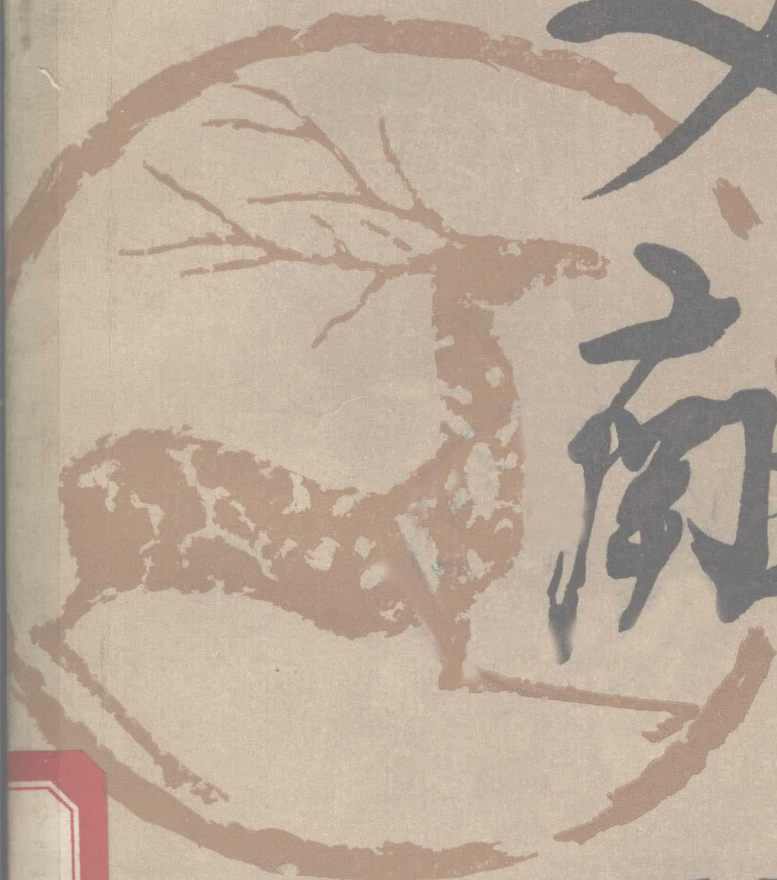


文獻



Wenxian 15

文 献

第 十 五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三月

文 献

第十五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50×1168 1/32开本 8.5印张 200千字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册 定价: 0.90元

图书分类号: G256—5 统一书号: 17201·34

目 录

浙江图书馆藏王国维书跋二则	何槐昌供稿 (1)
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	刘 烜、陈杏珍辑注 (3)
顾颉刚致王国维的三封信	王煦华供稿 (11)
书胡适《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 〈水经注〉》后	吴晓铃 (14)
汤显祖剧作的明清改本	周育德 (21)
关于《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	曦 钟 (42)
略述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 ...	陈美林 (53)
《〈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录》序	周汝昌 (75)
《红楼梦》中的佛道思想	陶秋英 (81)
弹词女作家侯芝小传	胡士莹遗作 (87)
晚清时期的文艺报刊	胡继武 (94)
《日本三家词笺注》前言	张珍怀 (110)
《史记·货殖列传》篇首训读异议 ...	苏诚鉴 周怀宇 (120)
《永乐大典》“潮”字号残卷概说	陈香白 (125)
《登科记考》补正	施子愉 (137)
牛金星事迹考辨(下)	栾 星 (153)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

罗常培传略 白吉庵 (166)

•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 •

- 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 张舜徽 (178)
整理出版古农书芻议 梁家勉 (186)
鲁颂考辨 常 教 (191)
读《全唐文》札记一则 汤一介 (202)
《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校记 蒋礼鸿 (206)
《九夷古事》校注 李孝友 (212)
《台湾外记》的演变和著者考 卢维春 (229)
跋宋德侯庙碑记两通 傅振伦 (233)
北京图书馆藏石叙录 (八) 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 (239)

• 中国古文献学研究 •

古代辨伪学概述 (中) 孙钦善 (246)

• 文献之窗 •

- 关于贾岛的“归葬”问题 阎慰鹏 (257)
试评《弹词叙录》 陈慧杰 肖东发 (259)
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 洪静渊 端木蕻良 (263)

〔补白〕

- 方进：《中国文献学》一书出版 (2) 刘满：《西北史地》公开发行 (20) 万方：中国的邮驿 (41) 官桂铨：丘园的曲目及生卒年考 (52) 陈瑞玉：清献公画像赞 (80) 雷梦水：宝颜堂与茶竹堂 (211) 第十四辑勘误 (228) 更正 (232)

浙江图书馆藏王国维先生书跋二则

何槐昌供稿

槐昌按：以下二则书跋，一则是题于小清仪阁①抄本《花溪志补遗》，一则是题于明刻柳隐著的《湖上草》，特抄于后，以饷读者。

一

案乾隆乙卯仲冬，峡川李景沅叙《花谿志》略云：海宁之镇四：长安、峡石、郭店、袁花。人物之繁衍，山川之秀丽，首推袁、峡，而袁又胜焉。《硤川志》始成于潘廷璋，再辑于蒋宏任。而袁花以名贤荟萃之区，乃未之前闻。乙巳春，予榻于小墅之务本堂，梦椽许子以所作问序云云。则可知花溪素无志，许氏之书为创作也。迄今又二百年，未闻有续辑者，而许氏原稿早佚无存，传钞亦罕，予访求多年竟不可得。今老友渭渔②搜得此册，实为花溪之幸，而许梦椽之书佚而复存，地下有知亦当啣感。予获观竟，乃书此以归之。

己酉③春三月上澣 静安王国维

二

羊公谢傅衣冠有，道广性峻风尘稀。
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

华亭非无桑下恋，海虞初有蜡屐踪。
汪伦老去风情在，出处商量最恼公。

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庚申季夏，野侯先生归自虞山，得此秘帙，假读一过，
漫赋三章。观堂

注

① 小清仪阁，为海宁张光第室名。

② 渭渔，为张光第的字。

③ 己酉，为宣统元年。

《中国文献学》一书出版

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院教授张舜徽编写的《中国文献学》一书，最近由河南省中州书画社出版。该书二十六万字，为我国文献学领域里一部重要的专著。全书分十二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阐述了文献学的范围、目的和任务；第二编介绍了“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第三、四、五编分别介绍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勘和目录；第六、七两编，介绍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第八、九和十三编对历代校仇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书中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最后两编，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指出了努力的途径，提出了具体设想。全书结尾处，附列《中华人民通史》编述提纲，反映了编著者张舜徽教授具体设想的广度和深度。

张舜徽教授是我国老一辈的古典文献学专家。教育部为了发挥他的专长，已经委托他年内在华中师院举办古文献讲习班，参加学习的，一般是讲师以上的教师。届时《中国文献学》将成为这个文献讲习班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方进·

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

刘 焯 陈杏珍辑注

一

静菴先生：

顷闻 先生论戴东原《水经注》^①一文已撰成，千万乞赐与《国学季刊》登载。《季刊》此次出东原专号，意在为公平的评判，不在一味谀扬。闻 尊文颇讥弹东原，同人决不思讳。本期有钱君一文论东原之天算，亦多指摘其失。尊文如已写定，乞即 赐交敝寓，或送研究所。

胡适敬上。

十三，四，十七。

① 戴震，字东原，曾校勘《水经注》。王国维著有《戴校〈水经注〉跋》一文。

二

静菴先生：

送上《广陵思古编》^①十册，王氏两先生^②之作在卷十九，也许多是 先生所已见的。

卷十一有焦里堂^③与王伯申一书，其言殊重要， 先生曾

见之否？

散氏盘拓本^④，易寅村^⑤先生所赠，亦送上。先生关于此器如有释文或考证，亦甚盼见赐一观。寅村先生来书一页附呈。

胡适敬上。

十三，六，廿七。

① 《广陵思古编》二十九卷，清汪廷儒编。

② 指王念孙（怀祖）、王引之（伯申）父子。

③ 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甘泉人。《广陵思古编》卷十一收录焦循《复王侍郎书》（王侍郎即王引之），并注：“此文从他处钞下，原集未载。”

④ 散氏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名。

⑤ 易培基，字寅村。

三

静菴先生：

顷偶读后村词^①中“席上闻歌有感”一首《贺新郎》，有云：

“那人人靚妆按曲，

绣簾初捲；

道是华堂箫管唱，

笑杀鸡坊拍袞。”

“鸡坊拍袞”是什么？翻阅唐、宋两史的《乐志》，皆不详“拍袞”之义。先生曾治燕乐史，便中能见教否？以琐屑事奉烦先生，千万请恕我。

胡适敬上。

十三，七，四。

①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

四

静菴先生：

承示袞遍之义，多谢多谢。

“鸡坊拍袞”系从朱刻《疆村丛书》本，顷检《四部丛刊》中之影钞本《后村大全集》，亦作“鸡坊”。

“袞”为大曲中之一遍，诚如来示所说。鄙意亦曾疑此字是滚字之省。来示引宋仁宗语，谓“入破”以后为郑、卫。顷又检《宋史·乐志》（卷131），有云：“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此言可以互证。

鄙意“拍袞”是二事，催是催拍，而袞另是一事，故《宋史》以催袞并举，而后村以“拍袞”并举。沈括亦列举“催擷袞破”；而王灼于虚催实催之后皆有“袞遍”，末节又并举“歇拍”“杀袞”，似“歇拍”以收催，而“杀袞”以收袞也。先生以为何如？

细味后村词意，似亦以“拍袞”为非正声。词中之女子只习正声，“羞学流莺百啭”，而第一次的奏曲，便被“鸡坊拍袞”笑杀。以此见疎，故下文即云“回首望侯门天远”。以宋仁宗语及《宋史》语证之，此词稍可解了。尊见以为然否？

胡适敬上。

五

静菴先生：

今早匆匆复一柬，未尽所欲言。

下午复检《教坊记》^①，仍有所疑。崔令钦不知何时人，其所载多开元、天宝盛时事，又无一语及于离乱，故初读此记者每疑崔是玄宗时人。然曲名之中乃有《杨柳枝》及《望江

南》、《梦江南》等曲。《杨柳枝》是香山作的。《望江南》是李德裕作的，皆见《乐府杂录》^②。段安节生当唐末，其记开成、会昌间事应可信。倘段《录》可信，则崔《记》曲名不全属于盛唐。鄙意此可有两种说法。崔令钦或是晚唐人；段序亦言尝见《教坊记》，崔在段前，而时代相去不甚远。此一说也。否则崔《记》中之曲名表有后人续增入之曲名，以求备为主，不限于一时代，也许有五代以后续增的。此如玄奘《西域记》中有永乐时代的外国地理，意在求广收，不必是作伪也。此一说也。

因此颇疑《教坊记》之曲目尚未足证明教坊早有《菩萨蛮》等曲调。不知，先生有以释此疑否？便中幸再教之。

适敬上

十三，十，十。

① 《教坊记》一卷，唐崔令钦撰。

② 《乐府杂录》一卷，唐段安节撰。

六

静菴先生：

十三日手示敬悉。同时又见 叔言^①先生之《敦煌零拾》中 先生跋《云谣集》^②语。崔令钦之为开元时人，似无可疑。惟《教坊记》中之曲名一表，终觉可疑。先生据此目定《云谣集》之八曲为开元旧物，恐不无疑问。即以此八调言之，其《天仙子》则段安节所谓“万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新唐书》卷二十二：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其《倾盃乐》则段安节所谓“宣宗喜吹芦管，自制此曲。”先生谓“教坊旧有此等曲调，至李卫公^③宣宗时始为其词”，然《天仙子》一条，段录在“龟兹部”一节下，似教坊原无此曲调，卫公始进此调。又

《倾盃乐》一条似亦谓所制系芦管曲调，故有“上初捻管，令侏儿辛骨骠拍”之语。又《菩萨蛮》一调，《唐音癸籤》^④亦谓是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其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人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此曲。是大中时所制似亦非词，乃曲调也。《忆江南》、《杨柳枝》，前书已言之。又《教坊记》记事讫于开元，不及乱离时事，而曲名中有《雨霖铃》、《夜半乐》，亦可疑也。又此目后方有“大曲名”三字，而其下四十六曲不全是曲，此亦是后人附加之一证。先生谓教坊旧有《忆江南》等曲调，中唐以后始有其词，此说与鄙说原无大抵牾。鄙意但疑《教坊记》中之曲名表不足为历史证据，不能考见开元教坊果有无某种曲拍耳。此是史料问题，故不敢不辨；史料一误，则此段音乐历史疑问滋多。鄙意段安节《乐府杂录》，《杜阳杂编》^⑤，《新唐书·乐志》，皆足证崔《记》中曲目之不可信，尊意以为何如？屡以琐事奉扰，幸先生见原。

适敬上。

十三，十，廿一。

①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

② 即《云谣集杂曲子》，出自敦煌石室唐写卷子本。

③ 李卫公即唐李德裕。

④ 《唐音癸籤》三十三卷，明胡震亨撰。

⑤ 《杜阳杂编》三卷，唐苏鹗撰。

七

静菴先生：

昨日辞归后，细读廿四日的手教，知先生亦觉《教坊记》为可疑，深喜鄙见得先生印可。

前又检《杜阳杂编》，知《唐音癸籤》记《菩萨蛮》原起的一段是根据苏鹗之说。苏鹗书中多喜记祥瑞灵应，其言多夸诞，不足深信。此一条前记女蛮国，后记女王国，皆似无稽之

谈。先生所疑，鄙见深以为然。惟《杜阳杂编》此条下云：

“……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此语记当日倡优作曲，而文士填词，层次分明，即不信其女蛮国之说，亦是为词曲原起添一例证也。先生要我将《教坊记》各调源流一一详考，将来得一定论，此事似不易为，正如来书所谓“诸书所记曲调原起多有不足信者”故耳。

此复，即候
起居。

胡适敬上。

十三，十二，九。

八

静安先生：

顷得孙中山秘书处杨君的电话，询问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四位先生的表字，先生如知之，乞赐示知。

胡适敬上。

十四，一，五。

九

静安先生：

手示敬谢。

朱遏先^①先生甚盼先生校后为作一跋，特为代达此意。

匆匆即祝先生与叔言先生晚安。

胡适敬上。

十四，一，五。

^① 朱希祖字遏先，浙江海盐人。

十

静菴先生：

清华学校曹君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

圆明园事，曹君已与庄君商过，今日已备文送去。

适敬上。

（原信无日期）

十一

静菴先生：

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①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日内稍忙，明日或能来奉访。匆匆，即颂起居佳胜。

适敬上。

一四，二，十三。

^① 吴宓，字雨僧，字雨生，陕西泾阳人。

十二

静菴先生：

夏间出京，归后又以脚疾不能出门，故久不得请教的机会。顷作所编《词选》序，已成一节，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长短句不由于“泛声填实”，二事皆与传说为异，不知有当否，甚欲乞先生一观，指正其谬误。千万勿以其不知而作，遂不屑教诲之也。

匆匆即祝
起居胜常。

胡适敬上。

十月九日

十三

静菴先生：

得手教，甚感。

《山阳志余》一书，适并不曾借过，《西游记考证》中曾引此书，乃周豫才先生代抄来的。雪堂先生想系误记，乞转告。

适敬白。

十月十日

附记：这几封信的原件藏于北京图书馆，为胡适手书，系王国维保存下来的。编排以时间的先后为序。这些信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胡适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论学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顾颉刚致王国维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静安先生尊鉴：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既。惟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当时匆匆，忘述一事。沈兼士先生前次谈及，凡一家著述散见各帙者，均拟由研究所中汇刊为丛书，先生所著书，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如得汇刊一集，俾研究国故者有所遵循，实为盛业。因囑刚趋前接洽，可否由先生编定目录付校中刊印，至于向归书肆出版者，版权上有无须行磋商之处，务请示及是幸！专上，敬请著安。 后学顾颉刚顿首。三月廿八日。

第二封信 一九二二年五月

静安先生尊前：月初接诵赐书，敬悉一切。已将尊意函达兼士先生矣。承许问业，感甚。刚近读《顾命》，稽之大著《礼微》，知康王受册命之地为庙而非寝，启发童蒙，忻幸无极。惟尚有怀疑者，“狄设黼裳缀衣”冒下文布席陈器而言，是必在庙之事。上文云：“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此当是路寝之事，以王疾大渐，豫为殓殓地也。然上云“出缀衣”，而下云“设缀衣”，颇易联想为一地。又“华玉仍几”“文贝仍

几”之“仍”字，孔《传》解为“因生时不改作”，是皆就寝以立说，若在庙固无所谓因生不改，则此“仍”字殆别有解乎？又“伯相命士须材”，郑、孔皆解为“致材木以供丧用”，刚意此似亦冒下文立说，所谓材者，当不外几席宗器耳。凡此疑点，愿闻教诲。专上，敬请著安。 后学顾颉刚顿首。十一、五、廿五。

第三封信 一九二二年五月

静安先生尊前：顷接赐书，诵悉一是。童蒙之求，承为析示，不胜感荷！刚于“须材”一语所以有疑者：一则以天子七日而殓，癸酉距乙丑已九日，无所事于致材才以供丧用；二则以癸酉即为康王受命之日，此日之须材，谅不关于丧用；三则以士之须材与狄之设脯康均出于伯相之命，语气承接而下，若为一事也。自恨读书不多，不能求一适当之解答，幸接大师，敢复请益，一再之瀆，惟先生谅解之。此上，敬请道安。 后学顾颉刚顿首。十一、五、廿八。

后 记

顾颉刚师在当代的学者中，最佩服王国维先生，以为他是最渊博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学者，内心钦敬，引为真正学术上的导师。他在《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2期合刊）一文中说：

我对于他虽向少来往，但是慕恋之情十年来如一日。三年前，曾给他一信，大意是说，“颉刚现在困于人事，未得专心向学；待将来事务较简，学业稍进，便当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

文中所说“三年前，曾给他一信”我查了顾师的日记，是1924年4月22日写的，日记中还摘录了此信的内容，与写悼文时间